

PAUL VALÉRY

VARIÉTÉ



法 兰 西
思 想 文 化
丛 书

文艺杂谈

[法] 保罗·瓦莱里 著

段映虹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PAUL VALÉRY

VARIÉTÉ

文艺杂谈

[法] 保罗·瓦莱里 著

段映虹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杂谈 / (法) 瓦莱里著; 段映虹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2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978-7-108-05655-9

I. ①文… II. ①瓦… ②段… III. ①文艺评论 IV. ①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8876 号

责任编辑 李 佳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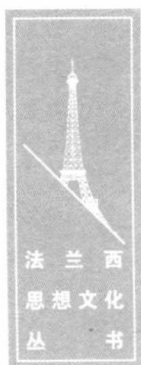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 数 258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东亮 车槿山 许振洲 杜小真

孟 华 罗 芑 罗 湉 杨国政

段映虹 秦海鹰 高 毅 程小牧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前身为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与三联书店合作，翻译出版“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丛书自 1996 年问世，十余年间共出版 27 种。该书系选题精准，译介严谨，荟萃法国人文社会诸学科大家名著，促进了法兰西文化学术译介的规模化、系统化，在相关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想必当年的读书人大多记得书脊上方有埃菲尔铁塔标志的这套小开本丛书，而他们的书架上也应有三五本这样的收藏。

时隔二十年，阅读环境已发生极大改变。法国人文学术之翻译出版蔚为大观，各种丛书不断涌现，令人欣喜。另一方面，质与量、价值与时效往往难以两全。经典原著的译介仍有不少空白，而填补这些空白正是思想文化交流和学术建设之根本任务之一。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决定继续与三联书店合作，充分调动中心的法语专家优势，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有组织、有计划地继续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新书系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推出国内从未出版过的经典名著中文

首译；二是精选当年丛书中已经绝版的佳作，由译者修订后再版。

如果说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灿烂的文化，那么今天在全球化消费社会和文化趋同的危机中，法兰西更是以她对精神家园的守护和对人类存在的不断反思，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中法两国的思想者进行持久、深入、自由的对话，对于思考当今世界并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谨为序。

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i
关于《文艺杂谈》	1

文学研究

维庸与魏尔伦	7
蓬图斯·德·梯亚尔	28
关于《阿多尼斯》	31
论博须埃	59
论女人费得尔	62
《波斯人信札》前言	73
伏尔泰	86
纪念歌德的演讲	103
司汤达	132
用形式进行创造的维克多·雨果	171
回忆奈瓦尔	181

波德莱尔的地位	193
(圣) 福楼拜的诱惑	213
斯蒂凡·马拉美	222
关于马拉美的信	226
象征主义的存在	240
纪念马塞尔·普鲁斯特	263

诗论和美学

诗歌问题	273
关于美学的演讲	289
诗与抽象思维	314
诗学第一课	345
论诗	368
艺术的一般概念	389
美学创造	400

关于《文艺杂谈》

“如同任何真正的诗人，雨果是第一流的批评家”，保罗·瓦莱里对雨果的评价，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作为杰出的诗人，瓦莱里在文艺批评和诗歌理论领域同样卓有建树，《文艺杂谈》（*Variété*）即是他重要的论文集。第一本《文艺杂谈》于1924年问世，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四集。1944年《文艺杂谈五集》出版时，作者为历来收入该书名下的论文开列了一份清单并重新作序，分为“文学研究”“哲学研究”“近乎政论”“诗论和美学”“教学”和“诗人的回忆”等六个部分。1957年法国著名的“七星文库”出版了两卷本瓦莱里作品集，将先后出版的五集《文艺杂谈》合而为一，并尊重了作者本人对文章顺序的排列。一般说来，“七星文库”的版本应被视为定本，读者眼前的这本《文艺杂谈》即根据这个版本译出，但只是一个节译本而已。本译本所选的文章，《维庸与魏尔伦》等17篇选自原书“文学研究”，《诗歌问题》等7篇选自“诗论和美学”，其余几部分则由于篇幅所限，很遗憾未能选译。眼前的中译本约占原书

篇幅的百分之三十。

在“文学研究”中，除了一篇关于歌德的长文，瓦莱里论及了法国文学史上从中世纪到与他本人同时代的二三十位诗人和作家。在这些专论中，瓦莱里绝不重复他人说过的话，总是另辟蹊径，做出见解独到而又令人信服的评述。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某些作家和诗人的研究中，作者特别注意探究当他们真正独自一人时，如何面对自己。瓦莱里写道：“我甚至想象，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值得注意、最敏感的东西对形成其作品的价值并无多大意义。一棵树的果实的滋味并不依赖于周围的风景，而依赖于无法看见的土地的养分。”作者之所以偏爱这种研究方法，大概由于他本人从每天清晨独自进行的沉思冥想中获益良多。在“诗论和美学”中，瓦莱里并没有刻意建立某种新的诗学或美学体系，而是着重对“创造行为本身，而非创造出来的事物”进行分析。当然，即使是瓦莱里的诗论，无论如何精彩，也不过是一家之言，仍属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所尤其推崇的，是其严谨的思维方式 and 对于诗歌的独特理解。

我们甚至将瓦莱里视为思想家也并不为过。稍稍了解一点诗人的生平，我们就可以知道，从1894年，也就是诗人23岁那年起，瓦莱里每天凌晨即起，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思想活动记录下来。他不仅记录思考的内容，更注重的是记录下思考活动的过程，即大脑运作的真实状况。这一工作不间断地持续了51年，其结果是令人叹为观止的257本笔记，是时时在其作品中闪现的睿智的思辨。大画家德加是

诗人的忘年交，曾这样斥责他：“你有一个严重的缺点，瓦莱里，你想理解一切……”正是这样一个摆脱不了的“缺点”，促使诗人不仅去思考诗、文学和历史，还终生孜孜不倦地研习数学和物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晚年的瓦莱里声誉日隆，各种官方或学术活动纷纷邀请他作演讲和报告，许多书的出版或再版也纷纷请他撰写前言，诗人的足迹遍及西欧各国，所到之处国王、总统、部长、大使纷纷充当他的听众，诗人自嘲成了“某种形式的国家诗人”。收入《文艺杂谈》的文章，相当一部分就是上述各类活动的产物。虽为应景之作，这些文章却并没有沾染此类文字一般难以避免的华而不实的通病。关于瓦莱里对论题所作的透辟的分析，无须在此赘言。值得注意的是，瓦莱里在字里行间往往捎带着针砭时下的流弊，无论是文坛的还是社会的，着墨不多却能一针见血。比如在《回忆奈瓦尔》中，作者写道：“这一如此纯粹、如此平易优美的传统如何会枯竭？我们的民族似乎从此丧失了诗歌创造力，毫不设防地陷于愚蠢和粗俗的源泉中那些最低级，而且越来越低级的东西里，何以至此？”在《伏尔泰》中，针对日趋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作者慨叹：“那个伏尔泰，那个今天振臂一呼的声音在哪里？”

1945年7月20日，巴黎尚沉浸在战后的喜悦气氛之中，保罗·瓦莱里溘然长逝。法国政府为诗人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无数青年学生为诗人守灵，整个巴黎熄灯以示哀悼，只有一幢建筑物依旧明亮，那就是法国历代伟人的长眠之

地——先贤祠。然而，根据诗人的遗愿，他被送回了地中海海滨小城塞特，安葬在故乡的墓地里。“哦，思考之后的酬劳 / 悠长的目光注视着神明的宁静。”墓志铭上的诗句，正出自为诗人赢得不朽声誉的长诗《海滨墓园》。

原文中出现的多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译者曾求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张冠尧教授。如今张先生已不幸辞世，他潇洒而坚毅的人格令人难以忘怀，译者谨借此机会向这位素所敬爱的前辈表示深切的怀念。

翻译瓦莱里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作者的思想本身已极其深邃，渊博的学识更为其文章平添了一种纵横捭阖的气势。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每每沉醉于原文思想与文采之美妙，却又每每惊醒于用中文转达之力所不逮。舛谬之处，敬祈各位方家读者不吝指教。

译者

2002年3月

文学研究

维庸与魏尔伦^{*}

将弗朗索瓦·维庸和保罗·魏尔伦的名字相提并论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并且这样做不久前还显得极其自然。论证这两个人物的相似性，对那些喜欢在历史之间，换言之，即在想象之间建立起对称关系的人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游戏而已。两人都是出色的诗人；两人都放浪形骸；两人都在其作品中表达了最虔诚的感情，并将这种表达与最自由的描写和词句交织在一起，语调转换无比自如；两人都是诗歌艺术和各自时代的语言的真正大师，他们运用语言时在涵养中加入了即时感，这种即时感来自活生生的语言，来自他们周围大众本来的声音，这些人随心所欲地对词语和形式进行创造、改变和组合；两人的拉丁文都不错，更熟知行话切口，视心情而言，他们去教堂或酒馆；由于不同的原因，两人都曾经尝过身陷囹圄之苦，与其说他们在狱中改过自新，不如说他们从中提炼出了表达愧疚、懊悔和恐惧等感情的诗

^{*} 1937年1月12日，在年鉴大学（Université des Annales）发表的演讲。

意；两人都曾经堕落、忏悔、再堕落，重新站立起来时已成为大诗人！相似性被提出来而且还能自圆其说。

但是，这些如此轻易和似是而非地被拉拢和叠加到一起的东西，也可以不费力地分离和解体。不可在这些东西上大做文章。有人出于消遣，将法国文学中的大家进行精心挑选和组合，然后将他们放到对称的位置上，从而构筑了一座异想天开的殿堂，在那儿维庸和魏尔伦也许令人愉快地相互呼应。有时，这些大家是按照所谓的反差来排列的：如高乃依和拉辛，博须埃和费纳龙，雨果和拉马丁；有时则是根据他们的相似之处，正如前面我们谈到的。但这样做只是暂时地愉悦眼目，经过思考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漂亮的安排站不住脚和无足轻重。况且，我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提醒你们，不要受到一种装饰性的修辞手段的引诱而将其与一种真正的批评方法混为一谈，要警惕这种混淆带来的危险，只有真正的批评方法才能引出确实的结论。

我还要说一说维庸—魏尔伦这一体系，两个出类拔萃的人之间这种表面的、吸引人的关系，我要和你们谈的正是这一点，如果说这种关系勉强成立并且由某些生平事迹加强了的话，相反地，当我们将作品像人那样放到一起时，这种关系就会减弱或解除。我下面将论述这个问题。

总之，将他们联系到一起的想法来自他们生平中那些相似的片段，这种想法促使我在这里做我通常持批评态度的事。我认为，——我的悖论之一正在于此，——了解诗人的生平对于我们应该如何去领会其作品如果说不是有害的，也